

唐文粹

碑



卷五十六
之六十四

唐文粹卷第五十六

碑八 摠四首

吳興姚

鉉

宰輔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張說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播神道碑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李珣

唐丞相中書侍郎齊抗神道碑權德輿

唐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玄宗御書

張說辭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
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
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
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輔言為
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

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雋府公統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存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治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賒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摠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沈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匪虛而應變無窮常

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吐廢風偃鷙很化從言不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求暮聞歌旣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摠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頗限尙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敷諭起復衰麻外墨纒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并賦累讓而停夫以華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

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
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
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
撫牀輟者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
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
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
子异子弈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叙事盛
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
豐珉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
為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歲
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
攢植文鋒迅驅終安卑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

無再三軍國一二訂謀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
又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麻非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
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
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
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歎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
上惻旒袞旁悲路衢藍田美八王荔浦明珠載廣休慶
弘典謨豐碑迺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黻金
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銓能叙事理鬱詞
數求舊銘實慙殫恧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
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唐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

道碑銘并序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正月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

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慙惻遽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既詳其無他狀遂賻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絹千匹以錫之爲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駟蕭鼓出自正殿直抵柩前册公爲太尉葬有日官給祕器及就途遣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墓俟其返虞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也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以垂于後且不宜拒遂鋪其聲聲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敷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歷世爲王因而受氏高祖滿汾州長史生太父璉嘉州司馬給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揚府倉曹參軍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寬明

而有制內顯而敏外肅一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尉整屋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汶愛之奏爲監察御史按雲陽丞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姦胥窮律旨奏流咸季刑曹部罷所居官給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不可遏矣爲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爲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洎羣吏之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既出其筭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堂上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

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頓而以帝文
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
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而與民均其法知御史
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
徵秦晉泛舟之說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于秦元和
四年爲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爲刑部侍郎充
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爲隔遂無還
者請率以七歲爲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
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覲穆宗言中
外之事遂留爲刑部尚書復幹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仍其職臣維激發始以進賢爲急上方有意河朔
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爲淮南節度使以
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且留京師用制方

士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
加司徒今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二而
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
宰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旣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寧有獨私於公耶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
苟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至于榮大吏胥次遷
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爲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裔若
摠轡咎捶窮年不死一吏貶一職而羣務自濟凡朝廷
平淮取鄆屠汴下滄景干戈不息者十五六年饋餉資
費隨其緩急而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間溝琵琶導潁河
以漕輕舟師人坐受其飽䟽三門挽沈石以濟巨壚關

中遂亡其饑薦皇甫鎛之強敏而鎛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矯制逗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其敢爲深涉徐境導齟齬而爲忠槩人曰真宰相器也推征之外有雜緡率貢內帑號爲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洎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公方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景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揔賦秉政未嘗書笏爲記善於啓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匡於上行已寡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諸已人多意公能諸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一二公同輔於上趨嚮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知由是上知公重厚

而同列亦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爲與嚮之不知者期公蓋甚矣也公旣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之所祐耶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銳之女嗣子式祕書丞砥服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日冰始授京兆府參軍事器度宏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歿不幾日而起以戶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闥之士咸來哭賀羣吏之執籍繁夥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昇今荊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歲在大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維是太原福祥其奔再持化權拒揆聯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始日元和公秉貨泉憲穆敬文洎茲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孰

親惟資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殄上之所怒帶甲百萬
餓食惟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物無滯遺網
條一施莫越其規御衆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有
詐欺公之惟揚漕務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并首尾言
聯幾二十年相符使府隨其興徂公之敏智顯爵自至
不緣其外姑直其裏始承其風畏公之邃及與之同泳
公之易仁人之跡歿而乃熾揭於茲碑不什不倚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序

李珣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賢
彥即又次焉天祐我唐才傑閒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
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人有牛崇爲隴
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蒙族八代祖弘仕隋爲吏部

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祖鳳中宗時
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
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
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
禮自處未嘗戲弄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
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隸習孜孜矻矻不捨晝夜洎四
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雋
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鄉籍甚
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感
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
侯羔鴈繼至封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
潞帥郝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
次對大僚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

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屈問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以地官貳卿兼領網憲薦公知雜轉都官負外兼侍御史免憲職授考功負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厚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迴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金幣拜戶部侍郎時望允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爲先彛倫修叙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問者輒奏貶以賄

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擢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并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鳴而止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數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旣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上踈薄歲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默許心計挺泥範塲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宗墉堅壁入到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卜

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
因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動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
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閣爭不得公入侍密啓上意乃寬
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李崖州鎮劔南西川上言西蕃
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
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
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軟血四鎮晏然今
若自虧大信大戒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置也
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藉地勢自負機
術公介特素不與之交及是六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
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
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寵加
端寮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

習偷薄之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于
至理倉廩實札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
志不回拜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
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
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
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
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
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
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宣曰以卿精
忠用以旣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井稅薄
地征人用胥悅咸歌來暮武宗初纘極聽信未一行險
者乘時而起凶德叅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
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詭脆齟齬幾至二年屬大

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冊免降授太子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孽鍛鍊誣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之士咸寃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司東洛池臺琴酒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尚其軌躅未半歲遽疾薨於東都城南之別墅自嬰疾至于捐館談笑語言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爲之軫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寮弔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對大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

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爲詩酒侶其韻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難於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羣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待樞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卹竄謫之窮途厚以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漢射祕之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襲能嗣其業皆擢進士第蔚監察御史襲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小子不佞早栖門墻考選第叨殊等之科開賓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筆札見知周旋欵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德分地難辭公歷

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輔四帝承主
恩必由直道解相印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色於人
佐時理家無悖入之貨持身不撓履道甚夷嘗病在高
位者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剋期拜章竟不及年俾孤美
志銘曰

公之生兮稟星辰公之道兮侔古人公之才兮渾而真
公之性兮威且仁公之文兮班馬鄰公之藝兮游夏均
公之儉兮自我身公之簡兮無雜實公之貞兮肅人倫
公之慎兮質鬼神公為相兮平如鈞公為邦兮政如春
公不幸兮罹數屯公無辜兮介于循天開日明兮堯舜
為君舉直錯枉兮幽寃必伸牽復高資兮言旋洛濱道
遙琴筑兮無異隱淪屈指懸車兮歡然十旬素懷未遂
兮美跡來臻悲纏冕旒兮哀動播紳寵贈加等兮冠于

台臣有司職喪兮歸葬咸秦觀者歎息兮國人酸辛袁
安慶餘兮令嗣執旻陳寔道廣兮門生振振乃續徽猷
兮刻于貞珉碑生金字兮名德長新

齊成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
方粹溫絜矩秉彝明誠盡性切劑化育之道精義入神
旁魄天人之際以忠事君以病乞身乃去台宰乃儕商
皓然後撤琴瑟啟手足歿齒無違德以從先大夫於九
原易名曰成不亦宜乎公某郡人自太公表東海相公
匡天下為國為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師府君諱澣歷
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侍郎止於平陽太守出入陟降
中行山立至今言開元名臣者稱公有遺愛焉實生先
公贈國子祭酒府君諱翽履道貞厲仕至左龍武軍倉

曹積厚於上流光於下其位不充故大受於成公公既
亂而孤哀過成人屬幽陵橫潰中夏如燬奉大夫入安
輿違難於越得子州支伯之故地而借隱焉誅草茅以
順居息悅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用觀靈龜嘉招重
問奔走以狎至虛已弘道從容而翔集吳郡張相君鎰
方以仁義理濠上得君為榮及進健于洪成師于岐累
為命介若驂有勒建中中戎王請大和會以休寧西方
右扶風綿亘汧隴地當甌脫且有成命正其經界公實
佐中權登壇涖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裳之會
用銷邊鄙之警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涇旅
竊發群兇肆毒天子展義於甸內王公死難於理所百
舍奔問至于行宮拜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凱澤
于東夏命公為工部員外郎以贊焉復命轉倉部郎中

李懷光阻命于蒲連兵未解關中飢旱經費不足轉粟
饋軍濟時之難患求才急病命使以專達遷兵部郎中
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
坐婚親細故出為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反攘蕩覆城市
公乃卜勢勝之爽塏因習浴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
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史吳實劇部大田多稼浮淫冒
沒吏禁或弛占著名數戶版不均公乃闕其生齒書其
比要強家大猾不得蓋藏介特單輕與之紓息已日乃
孚厥猷茂焉遷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
時二郡之理而弘大之其仁可知也左曹理本徵為給
事中周郊寄重權為河南尹盜有宋瞿雲者白書推剽
為群偷囊橐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具網羅張
設潛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擿如神乃作祕書

章明文雅修舊以起廢乃作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辯
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舜氏聰明之
道馭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熙九功之歌質百官之成損益文憲化裁形器精
微以折中密靜而不伐或事隱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
初天官氏每歲表他曹郎二人閱多士試言第其甲乙
春官氏俾考功郎中選老秀之親故者而進退之公以
冢宰小宗伯為官人取士之本蓋天子有司之重至於
避小嫌亂舊章適滋旁歧孰謂高鏞蹇蹇坦坦之道豈
如是耶然後闢康莊作衡尺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
天下之人謂之理道尋有詔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
文為一王法公當盛明之代用率司摠直筆其於褒貶
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音乞告改太子賓客

遭罹不淑贈戶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
十有五夫人河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蚤天繼夫
人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有禮法嗣子鍊銜恤毀
瘠侍公裳惟以某月日附于東都某原喪祭哀敬君子
以為有後惟公深而通肅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敬
用五事暢於四支資性儼恪尤長鑒裁在政也薦齊忠
公映佐蕭也薦盧恭公邁皆至宰相其他推轂薦士為
漢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書凡所論著皆研
幾析理弘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
誌本聖人教化之贖惟大政纂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
而發舒乎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
五年錄調為洛陽尉永惟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興夙承
湖海之舊中恭掖垣之屬他日舉代靡形話言獲於遺

編實見陰德顧茲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宅
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泱泱有倬平陽令聲章章不踐宰政慶
貽子姓倉曹含光大學追命厥生中書秉哲居正鵬起
扶搖鸞翔慶霄乃登紫微以瑞清朝吉凶糾纏寒暑結
輻其生有涯其用未極壽堂冥冥宰樹森植揭茲馨香
終古是式

唐文粹卷第五十六

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碑九 撫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使相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 裴度

唐檢校司徒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 權德輿

唐司徒中書令許國公韓弘神道碑 韓愈

節制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 常袞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愬洛神道碑 楊炎

唐贈梁州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 張詠

唐邠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 劉禹錫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鼉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祖嵩皇珉州刺史祖思恭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為已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具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立山公一無所取惟牛醞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節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屬商夷紛擾有

王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為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策兵馬使屬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不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國轅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劔銳皆先羣帥而實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

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
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
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
坊節度觀察使管内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
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指甘攻苦皆自我始每
一言一誓聲決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
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於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
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
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壑而通軌道磔梟鏡以清宮禁
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鑾輅
爰歸廓氛侵為祥光摠憂憤為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
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傳拜司徒兼中書令

俄以兇孽未寧边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
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
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懌
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
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
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上遜避公曰不然人臣
外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每承惟慳之問則言
咈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
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
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色達
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安人戢兵之
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賻贈加等以其
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

附焉自捐寢至安宅皆上所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
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
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迤延於後有
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
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摠故太子中允贈兵
部郎中曰憇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
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
散騎常侍嶺南觀察等便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
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脩仍
執醜虜曰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使
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憇右羽林將軍曰愨嵐州刺史
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跡上
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

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立龍鬱彼松檟望有祁山
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
伐言詩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太師汝
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驅誓衆度其
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於墻垣手搏足跡如衝如
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刷盪妖昏我師蒞止
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駕言旋鴻
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心
若厲俾侯於岐阜安邊陲藩政旣成袞職攸宜嶽降帝
齊矢言詭詞我后嘉猷我躬何為道直氣和勞謙終吉
福履所綏未至萬一上天不惠厚安適歸垂裕流光用
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繼立竒功代傳休績聽與

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廷表是立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丕業繫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唐故朔方河中晉絳郃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中絳郃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王贈太師忠武渾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耀肅殺之功焉君臣保乂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斯大師所以宣力四代稽慕七德輝耀威靈勤身濯化霆擊風行乃緝熙于光明故琬戈淑旂以嚴師律黃旒玄袞以正台曜湛露彤弓以覽報宴納書追命以崇禮典

始終如公之功公諱城字其其先夏姒之後為淳維漢劉之代為渾耶或強為與國或分以保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如官師曾祖元慶皇豹韜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右一僕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忠平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重僕則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仕崇勲乃列茅社一流光追遠是加密印迴復介社間生元臣功昭于前人德合于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艱貞翊從部勒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內為上心膂登壇授律誓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焉乃進左揆遂參大政摠賦輿而為之師長恢王略而以之北伐兇黨盡銳辟于武亭公以事鉅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寡擊衆鼓行無

前穢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覆於咸陽長轂啓
行旣門于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
乃抑其賈勇須彼成功室士心之剋代息兵火之氣燄
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大明於黃
道告廟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确時北平王
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輯忠力揚
竒鋒復離宮拔堅壘衝陣壓境傳于蒲津金鼓之聲氣
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師帥協附安流以濟
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易肆殄寇正刑四方咸齎論
道進律乃平水土秉誼靖人以修班制休嘉賁于草木
利澤逮于鰥寡言爲軍志勳爲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
紀進一邦十二居右弼十五年冬一疾十二月辛未日
于理所享年六十四皇上悼次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

賻祿弔祠有司備物大僚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
師于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
初公年十一以門子仕于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
將軍始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
嘗西出臨洮奪昆夷之善地而爲之壁壘北絕大漠破
獫狁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反虜
于山東攻贊皇北取真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于左肩
斃之又五遷至太常卿皆以功次其間開地于河曲以
靜九蕃宣威于陝西乃定三川九王師之所以剋復都
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當其勅劇
故以御史中丞爲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爲邠州刺
史以工部尚書爲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戶部尚書奉普王出車之重

自時厥後投艱感繫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蒲十六年
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
二十八次真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
力絕人始封樓煩方內治平乃進咸寧凡汾陽王九伐
之勲公皆左右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冊師禮法謚尊
名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
深靜秉義類以賦明命植端誠以紂王慝講功述職遠
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
沃聖協建皇極爲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
考父之恭范宣之讓驃衛之功略黃韓之教化又嘗慕
太史公自敘著作行已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
子五人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櫟
陽尉鋼雲陽尉鐵也石位于兩宮以奉朝請試吏于縣內

以脩事任食德而才稟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令
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當郡王玘與諸孤等
推丞彝景鍾之義因職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傳信乃
採其贊書俟表作神道銘銘曰

此戴斗極陰方尚武玄金朱轡錫命都府太師間代感
會雲雨四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賜勤卓行
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推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
勲援抱兩河轉戰三秦靈翔郇邠所居必聞出統藩衛
入司徼巡時丁阨難節冠群倫逋誅煽結狂穢宮闕西
平鞠旅公亦授鉞旣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
不伐稔沴濛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
春克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同以律則臧在和而克
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

功有德三公二府是獎是陟綏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
介士鹵簿懷惻大隧鮮原中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
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
神道碑銘并序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
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
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
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之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
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
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
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
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

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各成
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指
付必堪其事司徒竒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自以為不及
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
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
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
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
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
悉有舅氏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
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
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
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
亂於汴者吾苗疇而髮擲之幾盡然不揃刈不足令震

駭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
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
二十一年莫敢有譖歎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
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
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
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
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
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
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其
非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約我將與成德合軍討
之敢告公謂其便曰我不知利害止知奉詔行事耳若
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過北寇公請
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
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
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
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
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
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錦紈綺纈三萬金銀器千
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緡亦合百餘萬匹
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
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
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
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
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

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未崇里第年八十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其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日月既至卒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後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鄆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

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所在于以富公與人有軫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劔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字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倍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

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碑銘 并序 常衮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衮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彝器德勲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于王室豈褻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勲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叙之云聖上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寢于我西土而猶懷

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于明庭乃大誥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於夏有鸞旂瑠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耀武威以臨于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敷天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侮漢以金城隴西氏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脩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筭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群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軍舉法以誓之令簡而

一衆畏而服雖嗷嗷老將聞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驅駢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于水碇之衝蒙輪超乘縵胡突鬢眈眈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瓦亭之陰輕軒飛翰聞闐桓桓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殷於都廬山周之以木樵校聯布之以蘭石渠咎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健氣索猛鷲魂駭却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戎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命以迎喪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遣奠也五校啓行賙以車馬含有貝玉所以褒大勲也初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皇帝竒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灃水收二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邛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闕如虓虎鬪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群帥之傑旣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群延蔓山谷輕行轉鬪虜殺而歸屆于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至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出戰戎師北走

數騎前追背血橫灑朱殷金甲搗戟而墜應絃而倒者
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絕也至於理鄭國撫潁封化郟
邠寧上郡勤於藩職惠於長人勞俸流庸贍卹孤老縑
綜綿纒工於織紉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禾麻菽
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懷此又列郡之
率化也公字某扶風人也自秦漢至於國朝公卿大將
軍通侯二千石踵武王室休有烈光曾祖昭朝散大夫
新豐縣令祖正會右威衛將軍扶風郡公贈光祿卿父
晟左司禦率府兵曹叅軍贈太子少保忠孝在門文武
繼代宦婚之盛士旌以有輝惟公勲胄華茂雄姿高爽少
有四方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弋獵
畋漁嘯咤川澤年一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于地

乎由是憤懣不遑戎徘徊孤劍遂西至絕域以奇功累授
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
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
穎二州錄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
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
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據洪仁以庇傷殘
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
奇勝閑廓深邃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
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於木罌濟河登山
拔幟解鞍而卧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異嘗以家
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陳賜金於廊廡
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
前籌詞禮明順檢身無過恭謹畏慎祿賜所加則受小

辭大任使所及則履險讓夷以忠材而親重有絳侯之
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
之蓋臣終慶於家永於福祚鍾石享於祖考帶礪傳於
子孫宜哉嗣子盱等重族之盛隸業承家哀哀執喪痛
結天壤萬家葬地能誠昔賢十里立封亦非遺志獲承
君命欽率朝經請謚嘉名謂之合禮銘曰

峩峩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雄
略縱橫眈眈其視震震厥聲四方靜難二紀操兵初奮
厥武車師戎府鐵馬蛇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歎薄風
雨驍騎三千披荆謁主從我撫軍擊胡滅虜迴戈涼野
解敵岐下烈烈英風橫飛西土遂佩玕璜分雄槩戟寵
臨方鎮迺蔚迺赫洪稜遐振虐氣外折惠化滂流人心
內結昆夷光零白旆至涇受望升宸展朱旗撫征密陰前

塞義渠故城丘巒陵谷遠近相屬澶漫傾合紆餘迴復
野戰高秋金羈馳逐左揮右射虎捷神速苗渠愕視百
姓推伏國于扶風祚爾嘉庸位長庶寮鴈行三公王用
蕃錫我有鼓鍾叔父昆弟燕私邕邕功成身歿寵厚厥
終周漢二宣皆有勞臣元征西討出車駢駢今我司徒
實同厥勳勳王室光照後昆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季公神道碑銘

楊炎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蛇
變泥蟠之中透迤感通精氣相合斯真契也豈人力也
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隴西八
代祖節後魏鴈門太守燕齊之亂族沒鮮卑東遷號良
將之家北部實大人之種其生激碣其居戴斗海塞迴

抱興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國之祥英氣混茫熊據龍驤
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觀其銳見金鼓之威神明爲徒義
勇爲器久視中以驍騎歲入于遼西臨太原南震燕趙
雲火照于河上天兵宿于北門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
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寤撫劍歎息是歲以控弦之
士七百萬騎垂橐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
玉鈴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
之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
蟻垤不可以戴松栢漢於是始靖虜於是始憂是後殪
鞞鞞于鴨綠之野覆株胡于榆關之外北出障塞懷其
王庭南救河源復其死地石壑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
陪之師以虛聲破精勁東封之歲外將天軍河湟未寧
西護監牧雲麾鐵騎山動地踴右據清海北登狼山水

泮則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敷於無外
故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駮定國難者兩朝拖俠服者四
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勞
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曖昧胡星未殞以營平之年
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
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贈營府都
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大竇神之異
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徹思乎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
震呼戎獯嘯吒風雲貔虎之悍以禮成百萬之強以謀
勝故鮮卑因之以疲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
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睿宗食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
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動罔不剋禦戎安邊凡
十命焉祚于後也死子大尉中書令東都河南江淮等

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夫渭北鄜坊等州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之功復區宇更為桓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為召畢乾元中天子以公炳德丕赫積仁流慶大福再成沒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令圖是有銘篆銘曰

茫茫上象降精于北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矯府君蔚其英靈蛇蟠斗極鵬化南溟來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晝食狼星綿綿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勲大績玉劔玄社大摧武庫海哲崑崙在昔遺慶惟魯臧孫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既命太尉又崇太保一

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含清真白髮重冠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勳立下寵明神彼丘之榛此石之磷悠悠令德萬古清塵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拍塞自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乎文王之弟是為號叔號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隗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為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

俱有名跡見於魏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
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祿
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潁川孝則天錫奎金忠則帝
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見有
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
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
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磧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
關而弘勲仕州縣而爲達啓莫京之繇福不在於其身
積無聲之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
家之禎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猿臂虎口虬鬚
鶚麟射穿七扎劔敵萬人子鄉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
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
三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興府

折衝兼右金吾即將瀚海軍副使以軍界破虜即授其
州刺史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後命遷
本位中郎將仍舊爲州軍使默啜之寇北庭也公奔命
解圍軍聲大震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軍封介丘縣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坳牧公兵
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
歸功廟筭朝議多之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
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
庭亦王之瓜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闡於是料敵無
備間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鑠甲文劔斃馬犖牛
既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
郡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摠軍典屬乘障增爵
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

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右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彩千段班師臨洮邁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面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蒼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糟粕翰鈴芻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廕感知已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羗

盟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下効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恢疆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後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勵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胃曹參軍等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弟兄並參師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我太原公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爲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恍恍將軍雄略冠群平西征北震戎懼德亭障臥鼓屯
田饋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祉玄杜
黻衣清廟蠲祀鼎食金奏炮鼉膾鯉既來不庭有嚴天
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臨洮舊陞手握金節
魂沈王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
為神將死為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於
武功

唐故邠寧

慶州

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

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
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
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
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

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早以武勇絕人積功
至魏博節度使終於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
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
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
翼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
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為書生元和中太尉翹為
魏帥下令掄材出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
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効文職太尉深竒之遂假魏
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師沂國公
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
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既啓行
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
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為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

丞全師在野開然推戴之請爲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
駒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
魏士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
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于父
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
士心侮之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士者多乘兵
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爲貴門君恩至
矣非折節礪行彰信于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
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
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旣叶萬衆潛化天子
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
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
紫綬三軍之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所以參決潛革故

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
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
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
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
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遂赴闕下得覲便殿上
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爲寇謀
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于肩延爾
毋抗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効其經始啟發出于爾心
今滄海砥平榮勲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
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爲鎮以居之
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誓首謝父遷讓已爵禮
無違者翌日詔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
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泰極而否

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陽之邙山翼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邁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筆革之儀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瑯琊王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渙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瘞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辭以傳于後也君

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終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驥大和紀元滄景不虔子弄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蛸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色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興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効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命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祚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輝耀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千雲之臺烈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輜葬于東洛訢天觸地血染縗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飽日中而萎有妻名家

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室蒿里洛水之陽脩邱之趾尊
卑穆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柏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于
萬祀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唐文粹卷第五十八

碑十摠七首

吳興姚鉉纂

庶官

唐刑部尚書弘以仕白居易神道碑李商隱

唐吏部侍郎以矣陟神道碑劉禹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范傳正

唐吏部郎中京同都公楊仲宣碑席豫

牧守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崔祐甫

唐饒州刺史口天丹神道碑白居易

唐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白居易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

墓碑銘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
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

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
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
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必書
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盩厔尉明
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事畢怙集賢校一月
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
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
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荆州入疏
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
不厭輦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為厲李師
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濟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
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

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
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
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湔
剔扶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
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刀天街
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言元衡死狀不得
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
制詔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叙緋受旨起田孝公代
恒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
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堤扞江
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淳儲其清以
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禱祠神伴侶歌舞徒右庶子
出蘇州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

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
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病薨官白氏由楚
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輩
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
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既長與弟行簡俱有
名故李刑部建康左丞敬休友敬善居家以戶小飲薄
酒朔望晦輒不肉食鬱鄢同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
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
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文宗特文貞公果
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
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為相獨
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
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絕城守四川

以集巨代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擊跪齊果給事寡嫂
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
卷元相為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陰德味校公
有弟昆本跋不搖乃果敷舒匪骼匪臆烏介其醇腴
于鄉泊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陞玉堂徵徵其中上
汰唐禹帝為輦留續緒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睥白
其華矚不痕緇鞞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
道上納筆攝麾綽三部理既去刑部倏東其居大尹河
南翦其暴適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
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
有其矩孰求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繩以就大計匪哲
則知亦有教詔益哀其收摺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

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殤子辭

弘農楊氏

予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子建立痛冤無窮

唐尚書吏部侍郎贈司空奚公神道碑銘

劉禹錫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臘月丁酉葬于萬安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為諸侯為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于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為車正以功封于薛下古以降為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為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為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為

太子司議郎太子乾綱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召之秀長而成清朝之器群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乃從鄉賦洎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烜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為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為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于用才擢公為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茶藜居從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

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
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迴入尚書爲司金元士且參
推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于蘇門將行錫銀朱于青
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即是曹在南宫爲眉目在選
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
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
執事者繁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
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
車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
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
中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奏議
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
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

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
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
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飭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
之及有司以不起聞震悼加等娶瑯琊王氏石泉公之
曾孫友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歷
大僕少卿今爲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
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科
歷左補闕今爲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昺舉進士最小
子某咸砥礪纂脩宜爲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
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
省薦權丞相由右掖掌訓辭在中銓表揚僕射由地曹
綜吏部二公後爲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
士一入中其策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

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後于大治則銘範之內
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不
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
在卽位被需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
今之碑用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端于人倫惟唐德宗道
類漢宣督責繩下風稜言言公于斯時藉在雋賢從難
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為大僚左右化
源乃飾王度乃馳輶軒既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
貯在顏閭守法持正疑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伏鳳
鳴祥煙梟噪低跽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
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玄衮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
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曹貴之里螭首龜趺德輝是紀

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唐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并序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
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
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入亦必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
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
之家難求譜謀公之孫文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
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
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
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童初潛還廣漢因
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不求
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

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
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竒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
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泮天彼漸陸
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
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
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著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
宗嘉之以實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渴
衣恩遇前無比傳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
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
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
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遂之公
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未自機用

安能劬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鑠因肆
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
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
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長安時祕書監賀
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樓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
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
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謔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
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
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
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
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
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
彤庭禮降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與傳正

生唐代甲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
夜宴歸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
句吟誄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
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惜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
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
之妻皆編戶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然
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
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
不相保爲天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
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儻
于農夫救死而已父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
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泣因云先祖志在

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
意墳高三尺日益推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
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
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
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
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
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
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旣失
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
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
志復并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勲
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令作
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竒一表于通路亦峴首漢

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
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
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萬象
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舡。吟
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
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芳
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庫，風雨侵新宅。爽塏
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猗歟琢石
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
名不虧。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
府君碑銘并序

席豫

夫靈鎮三峯，倚京師而西峙。滎河一曲，抱華陰而東注。
故川嶽氣交雲，雨時出感降才傑。紛綸元勳，冠世為強。
家宅茲沃土者，其惟弘農楊氏焉。曰我伯胤，厥自唐叔。
關中相府，乘朱輪者十人。洛下儒門，登袞職者四代。慶
靈不隕，以生我高都公公諱仲宣，字蔓後漢太尉震之
二十代孫也。自高祖至于大父，並名播海內，迹存朝端。
舊史前碑，其詳之矣。烈考皇孫，刑部尚書魏國忠公元
琰，屬姦臣擅命，明辟應期，功濟中興。安劉氏者，周勃禮
優，歸老論叔向者，祁奚出處全身。忠貞盡節，公即尚書
府君之第三子也。粵在幼齡，夙有至性。事魏公，莒國天
人以孝聞，宗族推稱。州閭籍甚，清真邁俗。秀楚不群，氣
和可親。色厲難犯，言必合禮。動不違仁，集七略之書名。
高漢閣作三都之賦，價重洛城。未弱冠，以通經為修文。

生授右牛光朝選也秩滿補太廟丞以親累出爲蘄州
州司戶參軍屬先尚書辭滿告歸公罷官就養穎曲別
業地連嵩山高丘中有華孝子絜白之興川上有水漁父
滄浪之歌温清獲中隱淪兼遂橫爲酷吏王勗所誣陷
貶授雋州臺登縣尉劔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奏公
爲管記飛書之急倚馬立成尋有詔停官歸侍俄丁尚
書府君之訃而降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取全於禮服
闋從常調吏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王佐乃授
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
科除蒲州司法參軍丁莒國夫人憂杖而後起公居魏
公之喪也服闋不仕爲叔父瑤所敦逼不獲已而應命
其年糊口考判公居上等乃擢拜監察御史獬豸之角
初見觸邪鷄棲之車還聞嫉惡坐剛直出爲汾州孝義

縣令前宰無良下氓失業稼穡之地半爲荒疇桑榆之
人多在逋數公曉喻歸本流亡盡復旣富而教厥土有
年故得雉馴郊田鸞降庭樹刺史蕭恕乃圖書其像郵
傳以聞天恩疇庸璽書褒美乃除華州下邽縣令辭疾
罷職求歸養閑無何除河南華縣令所歷爲政有逾於
前尋遷禮部員外郎歷左司員外郎春官之屬以蘇神
人左轄之佐以正網紀乃轉吏部員外郎九品之曹一
臺之劇有簿書以別淑慝揮刀筆以決否臧於是乎以
公滅私秉心匪石剖疑析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繫公
是賴尋遷本司郎中乃統胥徒是稱小選峻以風檢請
託不行絕其關梁僥倖自息若乃見理之速特事之堅
雖有賈育之勇金張之勢曾無恐懼不可動搖不陟台
階奄先泉壤悲夫以元和二十九年七月五日構疾終

千萬年永寧里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以其年十月十
七日歸葬于闕鄉牧馬原禮也惟公自家刑國曰仁與
義厚利者常流之所重公以先入邑入盡分諸孤善交
者衆人之所艱公以結下朋遊日無凡客士有險詖比
隣不通人或急艱傾家以濟素樸以儉約雅好真如不服
綺紈不食葷血雖粉闈有閑朱紱斯皇不易貴賤之心
能全始終之節嗟乎譽高千載道屈一時漢之崔駰官
終邑宰魏之管輅位止府丞天乎與才而入乎無命自
古所歎豈獨高都而已府公所著文集十卷盛行於代
嗣子輪行太常寺奉禮郎次子轅轍韓輯等永惟過庭
之訓式遵十宅之禮靈輜戒道哀挽及闕靈掌東拓地
惟鄉縣拱樹西靡心存帝京銘曰
河之靈華之精人之傑國之禎年不永位未亨閉泉

路兮真寔空歲陰兮崢嶸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并序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
體雖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
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
盛漢之宗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先君僕射
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
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
左千牛備身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勝之孫殿中侍
御史贈祕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鵠立於朝建
旟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曆十
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

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
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膺流涕皆不寔不相決辰彌
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施若公有子朗郁等未
亂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泚河東帥
聞喪來奔半旬而至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
客之弔乃忍哀謀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
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于河南
府壽安縣某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附
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害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
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
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叙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
生幼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
誦祕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是志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童丁
祕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
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
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
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評議之精
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
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
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旣
外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尚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
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
即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
所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藁訓詞不傳于外遷太
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

太子少傅裴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
宣詔旨易之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
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
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薨卒定謚之際綜覈
名實皆居其當嚴河南郢酬答呂荊州誣謚議傳而正
當時躋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
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牧守以公
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冤弱課績聞上加朝散大
夫遷舒州刺史舒境潁江傍山羣盜所聚或蟠結林藪
或趨起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讜之釋矛服耒盡爲良
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墾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
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之人流庸甚衆
公悉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山休之擢拜常州刺史

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剪覆吳
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牧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
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
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膏露降庭公平生
聞人之善必揄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
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
以立憲誠世寢賢遏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碣
頌流于詠歌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
可逮公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爲
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
不陟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
之喪如荼如慕竟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
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
如戴常州之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
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柄龔遂
國僑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豔從其損
在星之緯在衣之袞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
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青鳥洛濱鶴鷄在原嗟爾元
昆縑衽霑血長號訴冤纂述遺夷謂余不護我觀之子
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疾不痊誓我於池子爲之泉璧
我於桐子爲之絃榮不獨遂難不隻全如何淑明摧馥
碎堅廡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班
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漣如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非達也若有人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并序白居易

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爲彼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汚不巢
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
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嘗從事於斯矣君諱冊貞存四太
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宮門郎
贈工部尚書詮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歷正字協律郎
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
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歷職
義成軍節度判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
州宣慰副使醜函使階至中大夫勲至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君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歷元年六月某日
薨于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
和鄉北原從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
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

自知其然蓋宿習儒玄之業明矣弱冠喜道書奉真籙
每專氣入靖不粒食者累歲顛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
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慄慄
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遯不可以立訓
吾將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怡神吾將體玄以育德
凍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
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
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右黃庭在左
澹乎自處與天和終始履仕塗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
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
日戚戚其心頽以至干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
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為同門
生又為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為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
同塗其皆達者乎

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贊唐中大夫
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

銘并序

白居易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
嘉以降勲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
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
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為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
儔在隋為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鷗
即公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
物著或以婚閥稱迄今為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

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三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賦登明經第旣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偽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為刺史舉課上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丞有主壻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昺為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為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以不如柔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號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奉詔條郵人隱

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為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為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畜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為賀知章賈彥瞻許之公之諒直常為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為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阨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入去道

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
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位光于國報
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
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
序而銘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為楠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
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
不我遇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既賢其子以
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後昆

唐文粹卷第五十八

唐文粹卷第五十九

碑十一摠四首

紀功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吳興姚

鉉

纂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駟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
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
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
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
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
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
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為荒丘退居河滸歷代莫
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

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
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
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氓
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
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
大揔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
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時
唐本環建議非之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
雷動三城兵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
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
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
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鴈起而刀斗
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

提金鼓馳神竿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
貢琛賚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竊瀚海
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
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
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駟馬飲河而去或控弦
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
德茂育群生戢兵和親北狄右旌然而軍志有受降如
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
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以謹經略
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來龍言猛氣無生禍心聳
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
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揭

茲雄壁如三闕龍躍出大洋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
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
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
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罷局北門優
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
後昆

平淮碑并序

杜祥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悖撓天常肆虐
黎人淮泗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絕職貢不修先皇帝
命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盧龍勁卒
控弦引鏑萬有餘騎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
布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戚屬相賀土壤耕闢年穀
豐登舳舻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寵荐及出領方

面入秉端揆已下許錫圭分社有土為王遠近耆耄
桑土賈欽惠懷德皆願銘石江許播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姦亮矯攘鯨毒楚吳帝命信都偏
師萬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頓旗偃節敦諭威德兇慝
不悛搖蠱恃毒桓桓信都奮髯提戈援桴軍門氣凌山
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殞髦頭下除巴蛇通地之經
導天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穰轉漕如川伊
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羸秦翦起繼躅履險成功孰與
為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異都銘功海門陵谷可
遷碩德長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
其有桀鰲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

不論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
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濶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
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
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
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
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
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
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體髀之衆結固於兩河斤
斧不用絲歷于五紀肅宗代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
宗順宗觀于天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沴氣猶疑運
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宸向明考上玄
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為尊
四海為富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為景

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
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
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為亂
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
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
心況彭城從拆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
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為忠既而麟
見於巴賓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祚
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
吳楚密邇輳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翼方多馬之國戈
鋌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
誠積禍而弊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瀆我后方弔人省
冤墾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

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群疑自消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劔颯馳亦由馮異之物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攙搶摠魏博河陽邵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訕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帥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摠朔方義成陝號劔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稟書作帥鍼為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

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摠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扼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常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李之勲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山南袁追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群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竒正之機發號申嚴疑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

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
城之勇君文勵擊郾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
拒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
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
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
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飾盛實憲之幕府四牡業業于
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
之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
獵殘寇似狐狸干矛作杖行次于洄曲丞相之來也群
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涌刻
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挫傷痍
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
之威未嘗矍視屈驚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柵

而降吳秀林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
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
授之親兵祐感槩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
粵十月旣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
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為鄉
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
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
卷布凌晨破關鋪敷淮濱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為
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駟絛竹用制奇勝與
古為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
乂安周漢以還莫斯為盛帝命策勳進弘為侍中光顏
重胤並為司空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
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

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理齒除瑕
宥罪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
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
淮濱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
侍郎馬摠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
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
貪天功微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士暨侯服
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聲明百蠻詔
命七明掌文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關周雅者美宣
王之中興觀劔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為令霜霰為刑君有武節四
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
禁暴刑以助德牧除害馬農去彘賊豎苟非戎功豎

慝明明我后神筭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宵衣肝食
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鐵濼白門縛布服
茲肆罪豈勞一旋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環境
騷然逮于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
人乃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齋宣命信靈旗指越
我武惟揚妖氣未滅集于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
留沓中桓桓襄帥應變無窮浮壘暗渡東馬潛攻合以
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升城獲醜高不改肆農安其
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群帥賞不踰時畫社啓封
珪組陸離泊于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
禮今歲有銘勲之請二者君子豎之豈不以諸侯有四

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
栝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侯表可以為後代法聖
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
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為害
禁暴則惡其為亂雖睿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
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循刑之訓虞舜四罪乃
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歟仁聖文武
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於
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鈞深
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
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群師
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
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

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
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以獫狁蠻荆來威安遠擊
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工丁朔邊張公禮悅戰器書
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泉法川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
雅聞竒志持印而拜將軍遙堪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
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偪臆千里獻籌
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
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本北狄之裔也或曰獯狁或曰山
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文載之悉矣暨薛
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
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肅宗之
戡內難也葉護以射鶻之士親扈戎旌亦由羌髡率師
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旣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

護司空歲贈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基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蠲蠹上國百有餘年旣而桀鰲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饑畜產耗半黠曷斯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音熒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竄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為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闕玄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糒救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微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頏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初與名王盟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

為盟沒斯所招誘以俱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以方略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御示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為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一陵伏精甲於松楠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竒計兵權密授髦雋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逐逐而不食戰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旣合竒鋒橫騫如摧枯株如搏畜兔攝虜言者弗取陸梁者皆

仆虜侯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係累谷
靜山空靡有子遺橐駝馱馱風澤而散旃墻罽幕布野
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
天金人奇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曠馳傳上
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群臣
畢賀昔長平七徑驃騎六舉竇憲合氏羌之衆陳湯搃
城郭之兵或生靈減耗士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征
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慙歟以公威
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為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
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為漢謀自迴鶻
嘯聚靡不鳴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迴鶻
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為
也迴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

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毆雜虜公
逗留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馬瘠縮衄而退挫銳解
紛繫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
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出意黑車寄託遠適流離
飢凍黑車亦倚其威重迫脅諸戎造謀籍兵解仇交質
自謂約賫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
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羈縻不媮避嫌之便終盡致敵
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歲數而勝歲矧乎明主仗將帥
為爪牙視戎狄為鼠蛇方獵猛敵不翫細娛非周宣無
以成召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勗哉上將光
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三人可汗姊一人都
督外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
歸德稱為人瑞班固以稽洛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

神武百蠻震懼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休
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魏乎成功輝焯後代
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
滅之徵北夷颯掃厥國土崩逼迨遷徙震我邊鄙長蛇
去穴奔鯨失水上郡薊門兵連千里曾不畏天猶為驕
子巧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歸計強漢
邛支媠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馬門之北羌戎雜處戢
滅群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
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泉默斷乃雷聲沈機變
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歌壯氣
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十旌蔽地爰命介冑屬
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稟元之制代師之勤威略

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
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恢弘遠略取彼單于
係之徽索陰山寢烽亭徽橐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
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篆美刊石垂鴻

唐文粹卷第六十

碑十二 摠八首

家廟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

吳興姚

鉉

纂

碑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

韓雲卿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廟碑

白居易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

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使公先廟碑

韓愈

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

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内支

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
雲南安撫等使上柱國南康郡王贈大師章

公先廟碑銘 并序

權德輿

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 乃立宗廟 以安神明德 厚流光
追養繼孝 順而下之曰美 我等而上之曰仁 國家稽合禮
文 損益前載 崇功貴仕 得祠四室 於王制酌諸侯 二昭
二穆之義 於祭統 見君子盡志盡物之誠 惟太尉中書
令南康郡王懿 文經 武保 合昌 運左右 德宗格于皇天
始恢隴坻之旅 終化岷峨之俗 貴為上公 位極元台 克
肆忠力 乃圖孝享 作新廟于京師 大安里 古者揚其功
烈 銘于祭器 近古以魯鍾 衛鼎 追琢先德 不若鏤文字
於麗牲之碑 之為詳也 乃謹而書之 云 公姓韋氏 京兆
杜陵人 自扶陽重侯 用經明 至宰相 後裔蕃昌 德與位

借積十六葉 至六代祖 軌字元禮 以字行 於代仕 周為
車騎大將軍 入隋為沂州刺史 啓土郿城 易名曰莊 實
生孝恪 雅有文憲 武德初 由侍御史為洛州別駕 生司
農府君 諱機 為第一室 端誠正志 休有厥聲 專對出疆
艱貞 復命著西征記 以獻 太宗嘉之 剖符澶州 脩起儒
術 三典卿曹 陟降屯夷 操持貴倖 不避強禦 繕理宮室
得其時 制史氏書之 為唐名臣 以夫人隴西郡君辛氏
配 司農生坊州府君 諱餘慶 為第二室 清和脩絜 履道
不回 歷右驍衛兵曹參軍 以至二千石 以夫人武功蘇
氏配 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 諱嶽 為第三室 方嚴貞
幹 政事脩明 在武后時 以直忤旨 由太原令 移佐睢陽
出入四紀 績宣中外 歷殿中監 剖符八州 盧海潮 號肩
徐衛 陝所至之邦 有威有懷 凡再追命 以夫人扶風郡

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賁為第四室
盛德循行含章自牧歷藍田尉淑聲流聞上慕崇厚下
貽風訓凡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大夫人段氏配噫嘻自
扶陽至郿城積丕列於前史自考廟至顯考廟流熾昌
於後葉列於櫛嘗儲厥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
教秉靈傑出合道中立初誓偏師建奇功扞大患立大
節以儒衣法冠授律斃前佩亞相之印綬脩元侯之節
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全蜀命賜備厚由地官轉
天官參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太尉誠鉞
秬鬯旂鑿瑁戈有嚴士有翼乃蔚乃赫忠厚博大以阜俗
信廉仁勇以成師南寧蠻納印西羌解辯象胥譯戎捷樂
育陳夷歌守正持重推誠畢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
生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金石暨德業

天下太上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之道
卓爾大臣之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于理所策贈
太師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
天子宰臣安危注意不得視滌濯承吉蠲而元兄國子
司業韋實奉朝請薦其常事孝友而才稱於士林初公
之仲兄曰暈屯田員外郎贈鄧州刺史叔氏曰肇太子
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器望而延褒
錫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祖禰與外王父皆秉
國鈞為天下華腴嗣子工部員外郎行立銜恤無怙齊
喪中禮大凡四廟之支旁尊君從烜燁昭融不可勝書
至若質明光近沐浴盛服虛中以理嘉薦匪懈而無違
心太糝沉齊馨香條鬯既思其志意若聞乎容聲洞洞
乎屬屬乎有以見舉十倫而備百順昔素王之以戰則

克祭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業悼手足之凋落感春秋以懷愴永懷明發俾篆斯文銘曰

新廟有恤靜深奔奔孝孫匪解玄衮赤鳥洪閔章章乃侯乃王漢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享嘗烈烈南康溫良能斷謀猷樽俎文武楨榦汧岐之西稷沚銷散井絡之下天文昭煥撫封全歸眞寔德輝聿脩孝享家法無違以昭以穆以嗣以續和氣婉容苾芬烹熟子孫小大罔不禔肅神之聽之報以介福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上柱國燕國公于公先廟碑

銘并序

權德輿

國朝之制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

不敢逾焉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于京師蘭陵里司空公以文武偉才肆勤納忠外貞師律入作公相以平乎水土以調乎陰陽深惟祖禰尊尊之義昭穆親親之道乃圖廟食以永代德公姓于氏河南人七代祖謹後魏柱國大將軍周太傅三老燕國文公六代祖寔周文左輔隋贈司空燕國安公五代祖象賢驃騎大將軍會昌定公惟三葉有大勳力于北朝乞言而為傳史體國以全至公四代祖益州郫縣令諱德威夫人京兆韋氏曾祖縣州顯武縣令諱玄範夫人北海唐氏王父贈刑部尚書諱注夫人北海王氏烈考贈司空諱夏夫人邠國太夫人京兆韋氏凡宗廟之數郫縣為初室顯武為二室尚書為三室司空為親室其配各以夫人氏交神明之道也惟郫縣顯武遵道服儒廉退繫脩

且曰邴曼容陳仲弓吾之師也故仕不過六百石而以
理效聞尚書沈寘善閉含道特立以處士燕居至于沒
身凡三追命至大司寇先司空廣大而靜默恭儉而好
禮合二雅循四教推明理古之學賤絕非聖之書恬智
交養龜頤不惑起家益州東陽主簿四徙官至寧州真
寧縣令又再轉至泗州司馬祿至卑而仁及物道未泰
而志不懾公卿大夫之間尊有道而踈利權天寶末宰
執擅朝惡其剛介不附已故官止郡佐而慶延身後朝
典加恩亦三追命曰密州刺史吏部尚書以至于論道
焉長子頗專良有士行終洋州司戶參軍家子頌貞幹
強敏程功賦職歷戶部侍郎以公事貶泉州司戶贈楚
州刺史幼子項吏理清明仕至長安縣尉司空公即第
三子也英明宏達剛方博厚才可以扞大患學可以析

群疑彌綸中朝則尚書郎京邑廷尉皆有懿績惠綏外
服則湖蘇號陝二千石察廉克宣功化絲山南東道節
度使平章事入覲居中策拜顯尊紹文公安公之爵地
展盡志盡物之誠敬懷愴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匪
懈享祀不忒司空當之矣又曰以爰以侑以介景福先
公宜之矣又狀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
因而老于洙泗我先君宦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甫
忠謂林甫國忠先君於無窮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通先
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也類是者千餘
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譔酌之祭器德輿外王
母公之從母也故其門中風訓獲周知之忝備重任在
公下列公以廟銘見授頓伏上聞尊嚴咫尺實奉面命
其傳信不敢曼辭銘曰

燕文三老弼魏佐周安公定公亦播厥猷耶縣顯武一
同丕矩尚書司空三命追崇義訓忠教公台焜燿乃封
故地乃建新廟新廟是宜殯瘞告祠齊明盛服乃順乃
時卑靜以正如親聽命求福不回孝孫之慶刻銘斯碑
以代承夷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銘并序韓雲卿

戊申歲六月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圓薨天子罷朝三日
喪禮贈賻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嗣子某
遵荷先訓敦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月而祥始立廟
洛邑曰考廟王考廟二丈有七從四尋衡八尋階二尺
有七寸二戶五楹外垂四阿巧填彩繪施以丹雘齊室
襲室庭垣稱之述族氏勲蹟顯銘其德曰太師崔氏河
東武城人也系干齊著于漢荷先少師之教純孝溫重

稟受元和緯文經武為國梁柱賊臣祿山憑心犯河華亥
宗順動南遊蜀漢公為居守有扶掖再造之勲函洛阻
絕人罹蠱毒肅宗振旅朔陸戡靜禍亂公為五衡有期
贊戡復之謀山越之難淮泗之疑公領揚州宣風淮楚
有剪攘威鎮之績茂勲盛業示疇為公比禮曰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
以銘于鼎以某月之某日禮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繫
服儉而中禮先饗七日禮齋具物水草陸產醴酪牲牲
之備外盡物也色溫行完身屈意愉如懼不及內盡志
也禮卒奠撤齋莊之色如存焉歎息之音如聞焉君子
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
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所有鼎祭有
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于鼎而銘于碑其銘曰

顯顯太師天孕鴻才恢張碩勳輝輝銜台世昔姦兇蝕
恩犯順當時無虞區宇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巴岷肅宗
戡復勲揚策贖銷殄氛復宣明日月於惟太師誰將比
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

家廟碑銘并序

白居易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後
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
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
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某
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
其物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

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
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
刺史七代祖續其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
代祖遷皇朝宜毅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
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
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二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
祭于第一室以妣蘇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
諱守一禺世難家故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
成都府郫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配焉
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為人篤
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蒞之邑有善
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

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書
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三
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郟縣良晉陵府君
咸善積于躬道屈於位儲社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
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
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其
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
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
府君前娶夫人裴氏無子早喪伯叔父兄妹之殯咸未
歸柩各處一方公在斬紵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
喪事禮無闕達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
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
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

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
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僇辱者數四就幽囚者
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為準程朝廷嘉
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
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
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
屬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為
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為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
卧理二郡以去害為先故有盜奔獸伏之感廉察浙右
以分憂為切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為
急故有摘奸扶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
缺鉞俾鎮綏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徂亂徼利積習
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偽刑賞信惠合以為用一年而

下懲勸二年而下畏服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丕變薰然
大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
遏暴水致歲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
其為殫乎其為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
海為大非公作師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
夫揚州長史淮南諸州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
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按節
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篋醪遮道焚餞者動以萬輩
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袴襦之惠及
其幼稚雞豚之養及其老艾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
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
千里風交化移膏雨景見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
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

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徽冕
貴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
一德為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
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
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
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公野令順孫
祇享盡孝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
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為子為臣
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
授侯伯纛鉞旂戟乃饗祖禩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褒
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
垂裕無極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檢校禮部尚書令狐

公先廟碑銘 并序

劉禹錫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
 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為元侯得立家
 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
 于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李弟
 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皆備以
 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謐第一室秦川上
 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絳州呂化縣令
 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
 三室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司空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

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觀真
 拜戶部尚書進爵為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
 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
 敬既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虔
 恭終獻而汎瀾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
 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顆以輔氏
 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也其
 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千萬為晉卿始封于魏自
 萬至顛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蚪仕拓魏為燉
 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為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
 為納言惟上封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
 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惟司空府君
 志為君子儒以經學居上第調補安陽縣主簿歷平正

縣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兵曹終于太原府首
掾始以顯經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姚左丘
明國語辯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
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齒耄獨享天爵
故休祐集于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
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
僕射四進太保五為上公先太夫人亦四徙封蜜印纍
纍邦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為嗣次子從端實肅給
今為檢校膳部郎中叅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為監察
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綽然真令兄弟惟
彭陽公以辭筆取科名翰飛叅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
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為冠擁節摠戎
率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略者以為能

夫浚師嘆喑難治乘釁竊發寢成習俗莅止五載飲和
革心車馬來朝人皆隕涕問公還期勝必祝之留為常
伯旋命居守汴人間公之東近而逾懷翹翹瞿瞿咸西
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慕休惕乎霜
露齋莊乎廟祀睦其季仲施及鄉堂言孝悌者歸厚焉
勒銘于碑以代彝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一時惟仲月卜
用柔日醖醴苾芬牲牲肥腍籩饌在堂鼎鬯在室孝孫
蒸蒸恭若奉盈佂簪委紳薦俎登釗彤纓交感流涕緣
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休祉工祝告訖
退循軒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
皇穆皇西省東臺迭為侍郎國之大柄咨爾平章敬宗
疑旒俾鎮雍丘人為地官今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

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絲絲其胄系于周舊由我
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已
酉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銘 并序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軍得立四廟備物
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惟
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
劍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
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祔其主于三
室明年公入為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蒸祭間歲
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常祀大和二年增
新室既成祔顯考于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為世程
第一室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

配第二室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
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朝散大夫青州
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
氏配第四室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
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王太子晉遇浮丘化為神仙
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于秦者曰翦三世將
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間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
君徙居祁縣為著姓故至于今為太原人自漢涉魏益
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同廣陽有二
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
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
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躋貴
仕故有錫美後大之祥惟戶部府君幼孤以孝聞于鄉

曲未冠以文售于有司由前進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
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歲滿遷渭南天
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陽適建萬象神
宮旬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是名益聞開元初
以大理司直馳軺車繇謝大獄閩禹朔漠至止決平早
以欒棘傷生晚成劇恙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
府君生于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
明年春昇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德音懸文
辭政術科以置旄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
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真經進齋屋尉天寶中歷
右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馬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連兵南
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
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夕夕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温州朝廷

虛公卿以侯高第及聞永嘉人輟春罷社薦結間以不
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生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續承
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正剛生三子皆聰明絕人長
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縈以奇文仕至
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早在文仕射策連中咸
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縣召入禁中視草
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庭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
道雖策免常居大寮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為
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
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
黃鉞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
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
以視橋公之三鼎其辭曰

闕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眈眈儀以絜牲粢
以大糝交神尚敬合魂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筭
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濯以伏以
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園方其器增增乃酌乃嘗
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踳踳堂闔禮
成起慕涕落玄衮濡露踐霜誰無未懷不如達者哀與
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為貴惟公之
達考名以顯親惟公之仁考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
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恭肅祇于廟門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

并序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
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

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
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街訓事耐朝夕不怠以
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
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
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
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馭泮闕之詩使聲
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靜
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
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一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
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
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
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

除河北故事北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夫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臣制狎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門東縛弓戈考校度程堤疆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旌橐堞戟毒縣以長魏師田侯替首臣愚不肖逮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愈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振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于簪龜

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嚮式時祖考之思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并序韓愈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

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洽字重潤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渤海上海至馬都山吏民逃從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餘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二十萬餘黑水室常以騎五千來屬磨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_註預粟勸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_註死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_註字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_註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廟_註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奚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_註孫光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危下棄義四方其平上有迨息來覲來齋以饋_註黍稷

唐文粹卷第六十一

碑十三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釋鑑

天台智者大師碑 梁肅

左谿大師碑 李華

天台法門議

附

止觀統例

附

心印銘

附

並梁肅

天台智者大師碑并序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

大佛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脩禪及隋創國

清廢脩禪號號為道場自太師入城一百八十餘載長

老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

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

智顛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穎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

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

代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
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
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
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
用權畧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
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
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
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畧即身心而指定慧
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具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
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
而會同之渙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脩焉息焉蓋
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
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為兩朝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

雲注兩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殊塗
異論徃徃退息緣離化城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
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賓闢其門
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
安住法界現為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
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
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禪師
威傳東陽東陽縉雲同號時謂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
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
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
在章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辨惑不可悉
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
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曆之世邦寇擾攘

緇錫駭散可易名建寺脩持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
有所依歸繫衆人是賴汝吾徒也蓋紀諸文言刻於金
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
師之本迹教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
示奧祕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
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兩明薪盡火滅山空道
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明我后
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款不極

故左谿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
惟左谿左谿傅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惠明其先北地泥
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渡家於義烏今為東陽義烏人

也自江夏太守極汎居士翕賢造相承世謂居士爲諸
佛化身齊不可測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
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
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
如意年中剃度隸義烏清泰寺尋光州岸律師受具戒
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
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爲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
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
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馘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
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惠羅睺羅之密行須菩
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趨異名分流合體舍利
弗先佛戒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
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

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璨又授能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住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惠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荊州當陽傳其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嘗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畧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像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克滿法界夫知

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謂左谿為有則實無所行謂左谿為無則妙有常住視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大親近彌勒殫罄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指撝工人聽命如從舊貫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万行無得戒為心本爾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夏六十四四輩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鄰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人天

既茶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谿遵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某原申永慕也左谿僻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温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界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万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為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寥廓至若旱蛙躍流瞽大能視雲雷與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罾梁舉其倬然曷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僧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開左谿之秘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真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真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辨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菩薩戒弟子傳禮王光福等菩提惠牙露左谿之一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銘曰磁石湊金澄流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未度我為舟筏將如趙代豈望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殫煩惱殼驚歸寂滅城不住之住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在四輩盡哀時乎不待頌德空嶺劫衣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脩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

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
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
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
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
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
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以秘密此教之所由作
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互
爲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
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惟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
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
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
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以忘反身口之事
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乎息矣既而道不終

否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振未普故木
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
后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
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千乘於八教戒
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
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釋行行有所證證有其
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王
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
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
跡雖徃正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照示三藏
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脩脩而能信信而不已者與斯
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
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

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
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
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
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
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
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
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
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
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
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
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之動而

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
以禦正乘大事而揔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
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
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
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
廣其用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
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
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
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
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
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
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下之教也由本以垂
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

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
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
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
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達一切法
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
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脩之
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機窮理盡性之說乎
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
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
而不差旁薄而劫而不遺燾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
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
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
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

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
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脩發行之門也止於正
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脩之要也乘
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
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
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其所
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
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
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
也如懸鏡不可弁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
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
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
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

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
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
覺至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
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醢鷄而說大鵬夏虫之議層冰
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
初學豈如暗然自脩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
大不然凡所為上聖之域豈隔閭遼曩與凡境杳絕歟
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為悟失之為迷一理而已迷而為
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
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
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
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
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

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
熾空有云云為坑為窞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
漭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
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惠者有奔走非
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
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
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
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
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
左谿朗公其五曰荆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惠解第一能
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為本故也或失則煩或
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

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谿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谿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若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履校桔足也焚句為之齧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小兀大於時也予常感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通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踈之患十愈其九廣田各之宜二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山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

三歲在枿木之津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既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盂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群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既知也以既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廢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于銘之首云浩浩群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寓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為昏秋毫至微或以為繁或囊包天地或渴飲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天壽得喪惟心所

宰心遷境遷心續境續物無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
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棼有無云云不可勝
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為體寂兮浩兮不可遺
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載於屈指
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
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而
未嘗不昏豈惟我哉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
得混而為一莫覩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
切相則名諸佛

唐文粹卷第六十一

唐文粹卷第六十二

碑十四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釋二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祕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

唐伸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州大明寺律和尚塔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

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祕塔碑銘并

序

裴休

玄祕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
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
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
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
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
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
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
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
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
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
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
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峯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
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截大教盡貯於腹矣自是經律

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
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杙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
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
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
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
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
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
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
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
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六不思議事當是時
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豬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
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
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

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
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真符玄契歟掌內
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
唯織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
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
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
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
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
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
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
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尚
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
竒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城當

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
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
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祕俗壽六十
七僧臘四十八明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
玄言或紀綱大寺脩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
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
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
大懼微猷有時堙沒而今閣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
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
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
辨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
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

電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輕鈎檻莫收扭制刀斷
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
載冥符三聖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
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
像無心去米徒今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大空三藏碑銘并序 嚴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
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
以玄言德祥開右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表表之
及示疾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
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夏六月癸
未戒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
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齋

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群倫
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
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萬要指緇門獨立邈邈其無雙稽
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
應聲儲社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
也敢不緊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佛
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
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
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
闍梨揚擢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
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
較然温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
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

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
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
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
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歎懈倦之色
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
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
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勒崇昔承
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子何
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廣成軒
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
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
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
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測詔
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
有無刻石爲偈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并序

唐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
於修心之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
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
寺大德於余爲從母兄也嘗叅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
寬敬示戒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皆疑傳妙罔不詣崇
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泗
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
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爲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
中徃徃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

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曆八年受具
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
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時南
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
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
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
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於
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
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群盲爲大
功度滅衆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
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
因憩藥山喟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
轉耶既披榛結庵纔庇趺座鄉人知者因賫携飭饌奔

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
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
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
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
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
數至於沃煩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
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
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
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
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
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
爲衣以竹器爲躋自雜其髮貽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
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

裘重燠暑服輕踈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於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闕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无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於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

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發文彊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上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為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為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絕眾群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襲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顯若死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馬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緣亟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馬攝衣從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龍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馬稽首咨之既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

馱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真搜指曹溪而遐舉能
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一二焉躋其
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未席虛中而若
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
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昭合同授
祕印目爲宗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竭來衡嶽終焉是
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
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
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
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
鍾陵鬱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
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
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
于童齒出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
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
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跡未衰靈峯歸而一公丕承
峻其廊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乃植豐碑率
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
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戒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
于秦望山之陽制練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
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鐘粹氣聰
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
出家景龍中制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翕

然已爲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即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奧出類拔萃暮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摠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充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遺守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鄴郡律疏合於南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南南

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淵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戒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聞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

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
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撥其大者言曰師
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族有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
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
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
教而奧義以脩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
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
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
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匳奉杖履舍侍者數百翦毛髮被
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
顯顯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
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
定是惠不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
碩德威儀有繼道遍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
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

銘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達冲契宗
一至柔訥諸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
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贖錢十
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
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
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
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

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惠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戒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戒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立中不去父母之邦請諫于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喬暨興果神

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生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娑婆男女申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戒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戒隨跡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戒度後蒼藟香衰醞醞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茲薊中興毗尼景雲之戒衆將

安仰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
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
以真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克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勲前烈垂休積慶史
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
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於虛空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
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
嶽脩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
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
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諫東林寺居耶舍塔
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厨守

藏不逞祗受既而悉歸精舍頌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
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想見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
研旨要常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中夜累歎有神
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
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
鹿歸仁林鳥效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
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爲經行之地旁引
泉竇以滌塵垢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
牖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
餘年乃止大杯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行住坐卧無
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導
其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爲吾道
已成吾教已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

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
問赴弔道路街悲宗師既沒法教曠依蓮沼兼泗禪林
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人欲也大
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
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
郡令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爲叅禪之侶幽鍵洞發
玄言兩得門人法粲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言等
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泯空有兩詮卜商傳闕
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夙承甘露願
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啓迪無方孰云虛空不
可思量載滌緣念永清水地異物幽贊靈鳥效瑞景行
如存追思不墜白月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
清信而不渝冲而不盈宛彼堂廡空留法象門人紹德
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六十二

唐文粹卷第六十三

碑十五碑陰銘記附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釋三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曹溪第六祖八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佛衣銘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鄭愚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李適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

銘并序

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掘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

示有瘡疾謂法無我師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
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
文字其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戒觀四維
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
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
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
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
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
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其剖符是州登禪師遺
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成
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
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
南房公瑄繼論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

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
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
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丘大比丘釋
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
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
懼象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抒
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
四月上霈然降輿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
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衆
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曰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
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
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
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

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
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脩迨禪師三葉其風寢廣
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
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
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為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
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峯大師
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
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
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
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鳴戲微禪
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
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
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堂徐孟戴慶之徒可

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為不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
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
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
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
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性與生偕植知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
風動息淫駭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
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
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自達摩大師至禪師又三世共二十八世也如如禪師膺
期弘宣世溷法戒獨與道全周武下隱遁司空山十有
三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
我為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屆皇

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
誰解解縛曰師信公曰汝何求曰然則何求曰信公於誰
言下禪師授解以祖師所傳禮讚也蓋是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曆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
尊火之後寺塔皆為丘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
聖善寺沼行為禪宗德為帝師化戒詔謚大誓即東山
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
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為之碑張從申書字夫稟儒道
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子
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
乎塔不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
月遂與沙門重議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書于碑

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并序

三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
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棹海師不知
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
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
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
氏其郡其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
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
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
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曰素剗其心獲
悟於穉穉每大師登座學眾盈庭中有三衆之根共聽
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

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
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
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
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
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已子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
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
是度門混槃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
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
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
願開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親自削髮於
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
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惠無所
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

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
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
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咎常
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
爲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
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
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
於戶外趺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蘂萼不
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
髮以奉迎願义士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
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
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
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

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其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
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
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
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
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其所擇吉祥之地不待
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
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
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脩蛇雄虺毒螫
之氣銷跳及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醜知非多
絕羶腥効桑門之食悉弃罟網襲稻田之夜永惟淨圖
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
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未後供樂最上
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顧世人未識酒多抱玉之悲

謂余知道以頌見記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揚
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運觀與佛齊功無心
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
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填
脩慈捨獵世界一陀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
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
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
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襲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
大鑿實廣州牧馬摠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

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襲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
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
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
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
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習
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
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鑿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
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
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鑿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
芻狗耶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
按大鑿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
年而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但何授記以師高宗使
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
生傑異父軋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
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冰之
東飲以妙藥瘥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椎去佛日遠
群言積憶著空執有各定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
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
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
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并序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
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
無一里夢奠之後復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

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
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
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
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且歸是開便門非止
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又恃先終知
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
事之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莊
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
之間昭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
浮屠民之言禪者度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曆

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夫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
哉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
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
寂城市不必誼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
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
當其處無必故不踟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
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
非聰明瑰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時之
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穿
谷不知其變幾千百里為羆豹虎兇之封虺蜮蚺蟒之
宅雖夷人射獵虞近樵叟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
州人笠首齋足背闔來游庵於翳菴日非食時不出栖栖
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

患其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輩
歌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共
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
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
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
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
以茲為事其徒稍稍知其從從之則與之結博廬室與
之代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為飲食綱紀而於師
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
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
還裏首為民惟恐出虫虫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
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幽與親為其徒列又議重

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示以鬚髮為佛耶其徒
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
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三日
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慶
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定於大瀉之南阜其徒
言將終之日水泉旱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
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
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付傳宗系僧謀甚明此不
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謚號
及墳塔以盛其死豈達者所為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
者而以神精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
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
時餉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寃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寃

夢以耽沉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弊
由按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息
陰休影指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
不啻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
嗣淫渝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
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
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號矛盾故
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
之役形凋氣乏嘗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
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况洗心於
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瀉
來知予學佛求為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庖偉絕
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

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
又曰吾從居大瀉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
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
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且
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年
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又
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意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爾
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泳無蹊虎已嘯猿又啼雨撼撼
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携彼上人忘其身
一宴坐千餘旬去無跡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
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
真物藏百慮三隨婉轉任崢嶸雲翔天月不明金在鑛

火收葢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
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
苦馳驅覓作佛何其愚筭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
見得失繫榮枯弃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
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
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埋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衆罪
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裏無人將
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龍牛阿房鬼五通專覷捕
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爲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
無結淨本無爲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直下說
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爲理者也理
之樞故受之以無爲昔之真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
窮所以爲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六維
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證阿僧而示開闢
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輪王而卑五帝
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梵絲言說滋蔓粵有紹興法
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舍
無聞無示非穿非繫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
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避
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
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秀人
相具足梵音清暢乘一連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
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

以沙上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
剝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繇龍興寺焉後因捧
盂上堂逢一神僧顏亦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
不見平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
陽所憇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
所見設供養者皆蒙以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
鄱陽大旱師爲授戒一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
雪盈尺隨緣利物殊和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
收綸登陸則困鹿求立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
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水魅毒氣生煙火衆魔成軍陣
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寺金銀珠
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寶
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

師預修已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
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
一編書與師遂云爲師穿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
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摩之論也及築墳
傳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倏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
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遂
經二載形體臃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疑
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舍
利自日之後椀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
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
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
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
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

北成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衆響臻群疑
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饑或渴禪師發
以希聲之音現以隨心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似膏雨
而成百穀至有求明至我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辯才九
部矜其理窟及乎對以訛真蹟不覺神醉大巫捨棧靡旗
廢講焚疏因而退密主等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
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斬瞻言歸省因得禮尊儀
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遘私艱
重集于蓼無怙何恃創鉅豐窮負土墳傍泣血廬次大
師哀其幼頌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接於冤毒之海
其後皇圖復寓重構維城神龍之中聖書再降授朝請
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
間闕積年而誨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_以春方承八年

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
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
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下解使人無餘
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林
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栢凋瘁四部雷動三界
靈泣或絕于地或訴于天嗚呼慈父忍弃窮子一定已
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一十年竟不敢
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
劫民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徵夢幻之言
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皁昧難
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強固永爲宗極以適之心
存遺偈力荷慈緣髮鬢鑿鑿依稀火傳摘其勿照之曜
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玄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為禪族繼體前聖傳
燈後學舟梁愛河倚拔情嶽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
心極神授名尊霰零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
蒐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
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
虛來實遇病為醫大雪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
於機我於往昔天方荐瘥彷徨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
上密受居多未究深海旋驚尺波變異瀆感悲憂斷絕
皆發大怖徧身見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恒住敢
告非滅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唐文粹卷第六十三

唐文粹卷第六十四

碑十六碑陰記附摠九首

釋四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

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

王諷

楊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碑陰記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

張說

撰夫摠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

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
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
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
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
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
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遊問江表老
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
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
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
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
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劫相
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
與真乘同轍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

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
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
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驗玉泉
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雉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
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吳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
賢人觀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
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
是過也爾其開法得大畧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
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
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遮爲心要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又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
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
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

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
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鶴鷺四布龍象三繞時熾炭待曠
故對默而心降時賑饑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
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
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
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表德非
儼局歆諠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哀憫
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亦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
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感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
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
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於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
四部氷背椽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談
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吊哀侯王歸贈三月二日册諡

大通長飾終之義禮也時歟五日假安闕塞綏及葬之
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
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真遂宿心太常
御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泫金
櫬登高傳蹕日盡迴輿自伊及江俠道哀候幡花百輦
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
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群經是後皇所錫
金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
東洛相見南荆白霧橫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
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
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人二祥練縞也成就
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
價敵國親與寵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傳因存沒如此日

月逾邁祭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
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
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
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
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
密詣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候
者無量善衆為父為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真將住世
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
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戒覺念茲在茲敢告
無學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戒

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 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
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 駐機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
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 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
而踴出湛兮以有無觀 聽而莫測寥兮以遠近思惟而
不窮智得皆空為真實 際大悲恒寂遍撫群迷月入百
川之中佛市千花之上 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
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 此土化身歟適去何方補處歟
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 現戒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
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 身消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
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 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高紹興
於法外徑緒不繫於人 間慈母方娠獸患葷肉長至之
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 乳育安靜既亂稽首父母求歸
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 舍如意年中剃度諱江寧長壽

寺既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
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此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
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八南牛頭山事威大
師撞鐘大鳴八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數
塵勞間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
之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
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
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人獻果
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
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
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
變極懇求心要於我涓仰施汝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
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焉

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
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
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見色身而獨得我
無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
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冤親是
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糲奉上服而不拒齊
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無法密
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
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悔
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納衣
跏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為動搖至是如其懇乞所
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
生不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

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
 光引掉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望塞
 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
 住捨禮部尚書李澄時為揚州牧齋心跪謁為衆唱首
 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
 數皆趨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
 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七十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
 日中夜坐戒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
 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
 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衆等號捧全身津搭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
 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
 向松至偃涅槃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

祇憐動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
 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
 慧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信大
 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慈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
 差別群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
 至百寶皆成汝能總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為
 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湧溢東夷
 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
 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
 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
 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之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
 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
 構軒楹特惟海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

世異人同泫然長慕僧端等蔭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
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人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諳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文從告况乎傳信其

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炷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瞽惟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

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滄滄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歧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群書既而歎曰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晃改逢

掖而緇之徒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早麓泉
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貞觀
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
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
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川歸海由其
門而為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
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
其真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
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為大備尚理信
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于真實
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也且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
成乃召主更籍我月入得銀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
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入盡藝誠達而山

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白龍像大會諸天齊香
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
遠命愚忘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
因相何以視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
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唐故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
自達摩至于惠能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
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
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
凡成聖不然則一塵瞥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生死
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脗合大師得之一言宗
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今為泉州人

我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耶
四支百體視聽動用孰使之然耶漼然雨泣誓服緇褐
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不去妄想因緣之
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
涼下幽都登祖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
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
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
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戒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
朗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燈所傳一
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著法師資傳一編自雞足
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秀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
心本清淨而無境者非遣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
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

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言之以
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則方袍褻衣其極致一也嚮使師與孔聖同
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惠網明之倫歟
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信誕生入戒之
感異今皆不書其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律師來京下
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以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
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大導師頓
若瑠璃結火燔性愛沉溺正癡冥奔命即心是佛即色
是空師之通号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号揭茲靈
塔丹素周帀示塵劫号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
師法名義中俗姓揚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
繇年十四宋州律師玄用剃髮二十七具刑先修三摩
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幻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
薰結玄超真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
碧後依大顛大師寶曆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交難
住持敞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
示以實歸諦勉其義如勿解說示以真空顯非必密明
推為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為業智
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戶七日不通
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
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
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

人刺史故太子鄭少師薰俾識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
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禪教知像
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悔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
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成享年九十
二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
二日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微其意備得行止事
實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
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覽則
以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
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
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
適權又如此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彊疑諸形

容因為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焉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聞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弁序

賈鍊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而無垠也張乎若囚諸閹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熱燄焦芽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智可大取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

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况大不及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人所以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摩始來中土代襲為祖泐別為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荊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為二宗初師子比丘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為信迨曹溪凡十世而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決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者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秘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絕師嗣法于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懸解

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爲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跡陶冶萬有未時生心然後爲得也其教之大畧如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群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擇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蟬蛻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筆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玄關祕鑰罔不洞解一旦密丞囑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西南北夫亦

何但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真訣遊無定所以爲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閱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叅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是名稱高遠之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錫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蚩蚩橫目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大无畏廓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爲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爲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跡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衆目之

所覩故畧不盡書而惑者以爲怪迂之說不可爲訓是
朱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
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
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寺明年建塔於
州之西原門人遍于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
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議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
能盡知其道寶曆元年駐錫于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
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昭可述者載于
碑時丞相太原公揔戎淮南之三年也其銘曰

茫茫萬有兮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
誰兮有西方之大仙慈悲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
兮異不同源文字言說兮罔非蹄筌惟心法皎皎兮如
月斯懸惟大迦葉兮首得而傳代代繩繩兮燈不絕燃

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
慕兮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
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
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爲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
爲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居德
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嶷如山立湛如川澗舌廣長以
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爲九流
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
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
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

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
比淨名默然於不一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
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
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
多所信嚮用此定惠發其明誠大曆中尚書路真公之
為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
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
三以就一捨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
之門嘗曰佛在不遠以卿而證法無所擇而學者故考父而證而求之愈而愈
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
破胃索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
哉化緣既周趺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
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為宴默終焉之地

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嘗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
如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
艾失聲望路渡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霽
交感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鶴英志賢智通道
悟懷輝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躰服其勞心通其教以
為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躰魄化為舍利則西
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窰巖其徒從荼毗之法珠
圓玉潔煜燿盈升建茲嚴事無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
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結首粗獲擊蒙雖飛鳥在
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
拒衆多之請銘曰

達摩心法南為曹溪頓門魏魏振拔沈泥禪師弘之俾
民不迷九江西部為一都會亦既矣止玄津橫霽慈哀

攝護為大法礪五濁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
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靈幻
亦有生戒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
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寘哀茲萃堵波

無姓和尚碑銘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嶽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
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
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
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也
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壙惠
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
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小乎其若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金剛經

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
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
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唯極
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志願凡聽信者
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
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
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
南陽立山葬嶽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
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
其終遂以其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
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
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寃是勤惟動惟默逝如鴻

雲交又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
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堙淪爰授樂國叅于化源師
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
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
銘刻茲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
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強
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
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辨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
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
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爲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
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
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
也信州刺史李萼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
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
農公自餘抗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
爲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唐文粹卷第六十四

大德春第...



